



考好考坏,回家吃饭

■ 管洪芬

2021年的高考已经在紧张又热闹的氛围中拉开帷幕,女儿今年也是高考大军中的一员,早晨看着老公和她出门,我突然眼眶一湿,有心再嘱咐几句,不想给女儿增添压力,想想又算了,千言万语只变成了一句:“考好考坏,回家吃饭。”

告诉女儿,会做她喜欢吃的菜,她只要安心考就是了,考完了,妈妈等她吃饭。女儿点着头,笑着离开,我不由心下宽慰,因为感觉女儿的整体状态还是很放松,这样真好。想起一直以来,哪怕再忧心高考,我都没想过要给女儿太多压力。都说高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既是如此,有胜有败在所难免,而在胜负未分的情况下,心态是最重要的,更何况一直以来,目睹着女儿的付出,我也不忍心去给她太多压力,我总感觉很多事,尽力了就好。

女儿倒是问过我多次:“妈妈,万一我考砸了怎么办?”怎么办?我知道针对高考,如果一味地说“无所谓,没关系”,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,我们都做不到。但我们可以保持平常心。我知道女儿和很多孩子一样,他们考前焦虑,担心失手,不独独是担心自己的前程,更多惶恐的是来自父母的苛责——“我妈会生气吧”“我爸得把我打死吧”,其实他们哪里知道,或许平时因为考试分数不理想父母生过气、动过手,可哪一对父母因此下过狠手?父母会生气发怒不过是出于对孩子的期待,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,总想着“逼一逼”“紧一紧”,孩子会表现更好一点,而真正到了大是

大非、大坎大坷面前,哪个父母不是一心向着孩子,心疼着孩子,万般不忍心?

不由想起20年前我高考的时候。那时候我在乡镇的一所中学读高中,而当时高考场地一般都安排在市里的中学。临近高考,按学校安排,我们需要提前一天全体坐大巴先去城里住下,因为离家远,那时交通又不发达,这就决定了那时的父母做不到像现在这样亲自送考。记忆里,我临离开家时,父亲算隆重,向厂里请了几个小时的假来送我。等母亲为我整理好要带的衣物,父亲骑自行车送我去学校。到的时候,大巴已经在等了,眼看着要上车了,我接过父亲手里的行李,父亲突地拉住我,嘴唇动了几下开始叮嘱我:“去了好好考,别乱跑,别错过时间误了考试。”说到这,父亲居然红了眼眶,说:“甭管考好考坏,等你回来吃饭。”

那时匆匆忙忙赶车,没有多想,后来考完试,心中忽惊喜忽懊丧的时候才豁然懂得父亲最后一句话里的深意。是的,高考于孩子的一生固然重要,可于父母而言,孩子才是全部。无论你考得好或坏,你永远都是父母眼里心里最珍惜的宝贝。无需有负担,无需去胆怯,因为无论你经历再大的风雨,父母会是最坚强的后盾。所以别多想,“考好考坏,回家吃饭”。当然,我更祝愿我的女儿,还有每一个参加高考的孩子都金榜题名,得偿所愿;愿他们都被生活温柔以待;愿他们都为父母爱、也懂父母爱,一辈子快快乐乐笑对前路,勇敢、努力、不畏扬帆。

热情奔放的夏

■ 贾美芳

夏天的美,美在一份热情奔放。有的人热情像夏,有的人青春似火。

代表夏天的荷花之美,并不完全在于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艳丽,而在于那盛开时的热情奔放。当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时候,荷塘里正在酝酿着一场盛开的宴会。荷叶展开圆圆的手掌,为荷花的盛开准备好了保护伞,而荷花在炎炎烈日下,毫不胆怯,伸展臂膀,以亭亭玉立的姿态,回馈给夏天一片片粉红,开得娇艳,开得热烈。

池塘里的青蛙,枝头上的蝉,用尽全身力气,为夏天合唱,为夏天喝彩,奏响生命的乐章。它们歌唱生活,歌唱生命,歌唱每一个早晨和黄昏。

夏天的风,好不矜持地刮过田野,麦浪翻滚,丰收在望。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。”夏天的雨

来得迅速,走得也急。一会还是蓝天白云,眨眼间就乌云密布。狂风夹着暴雨,吹打着世间的一切,给万物来一场透入灵魂的洗礼。考验着每一个生灵的承受能力,使经受得住的事和物焕然一新。经过一场大风大雨之后,人和物自然多了一份生命的坚定和自信,也增加了前进的毅力和勇气。

热情奔放是夏天的灵魂。只有热爱生活,积极向上,充满阳光,满怀信心地追求美好,努力生长,拼搏奋斗,才不负人生的夏季。夏天是万事万物生长的季节,是放声歌唱的季节,是收获爱的季节,是走向成熟和稳重的季节。夏饱经了春的蓬勃,脱离了单纯和幼稚,一步步走向成熟。它把一切的宠爱和保护,变成了一份动力,一份激情,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,为人生秋季储备满满的能量,等待收获秋季的累累硕果。

枣花香

■ 郭雪强

什么花香?枣花香。

六月,夏天真正热腾起来的时候,它开了。金黄如小米,花苞甚或比小米还小,细密、优雅、俏丽,开得热烈又羞涩,低调又隆重。

一树枣花香,熏人欲醉。贪婪地闻过了它的香,你可能会嗔怪它开得有些迟,我却觉得刚刚好。而且啊,这枣花的香过鼻不忘,于我而言,就是六月的全部味道,是六月的标签。一边嗅一边赏,你也许会脱口而出:“是枣花蜂蜜的香哎!”可不是嘛,你吃过枣花蜜,聪明能干的蜜蜂巧妙地把枣花的香采集起来,酿到了蜜里,由此留住了六月特有的味道,可谓功高盖世。

现在我想告诉你,从小到大,我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,我是在枣树下长大的孩子,是在枣花香里沐浴过一次又一次的孩子,枣花的香味早已沁透在骨子里。这也许没什么可骄傲的,但每逢六月,邂逅枣树,熟稔的枣花的香甜味钻入鼻孔,率真而浓烈,那种一激灵,电流一般穿透身体的久违的幸福,着实令人满足,又难以言表。

“枣花至小能成实。”北宋诗人王曙如是说。南宋

诗人董嗣杲也说:“香落衣巾靡靡中,花垂碧润不流冬。易开易落催成子,谁采谁收怕见红。”

睹旧物思故乡,闻花香念亲人。在六月的花香里,怎么能不思念母亲?一个终日下地干活的农民,她朴实、微小、低调、含蓄,如枣花一般。但在我的眼里、心里,她又何尝不是伟大到无与伦比!此刻,站在枣树下,站在六月里,我又变成了一个孩子,不知道未来、不懂得离别的孩子,我在心里默念着:惟愿人与花心各自香。



睡在月光里

■ 王晓

睡在月光里,就是夏天的模样。

儿时的夏天真热。老家的房子,青砖砌墙,七架梁,梁上椽子,铺旺砖,盖小瓦,这种房子,看起来气派,就是不隔热。暑气穿过屋顶,直达室内,在封闭的空间里蒸腾,家里哪哪都热,桌子板凳烫人。空调没有,风扇不多,那风吹到身上潏热缠人,不如不开。夜幕降临,想睡个好觉,成了难题。从小暑到中秋两三个月时间,除了下雨,基本都睡在屋外。现在的孩子,包括年纪相差不大的城里人,都很难想象。睡在月光里,岁月淘洗,留下乐趣和惬意,困顿和艰难如稻秕子被风吹走。

门前的砖地,奶奶用扫帚仔细扫过,痕迹新鲜,清晰可辨。地面也洒过水,压下浮尘。吃过晚饭的小桌子,不收,留着乘凉。竹床搬出来,就着晾衣绳,挂好蚊帐。椅子、凳子也都搬出来。这是一家人对抗人暑热的武器。再热,觉还是要睡的,吃一头猪,不抵打个呼。

各人依据身形,选择合适的睡觉地方。小孩子皮肤娇嫩一些,睡竹床,有顶尼龙帐子,也好挡挡蚊子。爸爸身形高大,吃饭的小长桌躺上去正好。其他人,躺椅可将就,几张椅子拼起来也可睡,最不济两个板凳一合,也是床。

天气太热了,睡觉不会那么早,我家门口是邻居们自然聚集的地方。大家都热得睡不着,摇着蒲扇,踏着拖鞋,聚来了。小机凳子、大蒲团搬出来,分给大家坐,来迟没坐的,门槛上挤挤。蒲棒头点起来,艾叶子熏起来,蚊子们似乎怕了,恼人的嗡嗡声远了一些,偶有一两只不怕死的,大蒲扇一拍,也遁得无影踪。

夏夜纳凉不点灯。月光如银,倾泻在整个村庄,到处白花花的。家门口敞亮无树,一地丰厚的雪花银。纳凉的女人还带活来干,剥毛豆、扣鸡头米,月光白亮,自如得很。两旁厢房和树木的剪影,在月色里黑白分明,是我们最初关于建筑、关于光影的美学启蒙。巷道里,光影移动,那是时间的具象,小小的心里也生出丝丝缕缕的惆怅。

我家临河居,一条南北向的三王河,明亮如绸,流淌许多古意。聊天人群中的二爷,水性最好,也最喜欢孩子。看我们热得慌,他会带我们去几步远的水码头夜游。他敢游到对面再回来,我们只敢站在没水的石板上,蹲下站起,乡人谓之在水里“端”几个回合,浸湿全身,身上有水,速度如风,好似有了阵阵凉爽。二爷带我们上岸来,衣服也不换,还坐之前那个位置,暑气一会就将他的衣服烘干。

打过仗了,戏过水了,肚子自然就饿了。这个时候,最宜杀个大西瓜,解饿又解渴。奶奶最懂我们心思,抱出用井水憋了半天的黑纹瓜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恰如汪曾祺笔下所述“连眼睛都是清凉的”。众人分食,笑声朗朗。隔一天,他们会带来自家炒蚕豆、煮菱角、嫩莲蓬给我们解馋。我们很愿意庄邻来分瓜,长大后,这成了乡愁的一部分。

吃饱喝足,我们有了倦意,自个儿爬上竹床,边看满天星星,边听大人讲话。奶奶摇着蒲扇,安抚我们:睡吧,睡吧,心定自然凉。我们躺在竹床上,虽然还是热得睡不着,好在竹床吱吱嘎嘎催眠,不远处蛙鼓虫鸣,群鱼吻水都往耳朵里钻,好似有风,从水边芦苇叶尖上赶来。水泥船舱里长的慈菇、菜地边的薄荷、后塘里的莲藕……丝丝缕缕的香气都送到鼻子底下,燥热生出的烦躁渐渐平息。

月色笼村庄,也罩着我们,眼皮渐渐搭上。心,借着月色升高了一些。再远的地方,隔着一条河,稻花正秀,桑叶正饱,无花果一点点变红。大地上的一切,都和我们没在银子样清亮的月光里,梦有凉意,滋生甜味。

